



为救治战斗英雄李时芳 火车临时“刹”一脚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庞国翔

日前,我受江津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委托,前往江津区石门镇梁子街,采访80岁高龄的战斗英雄、营团两级二等功臣李时芳老人。采访中,我了解到许多鲜为人知的“战斗”以外的动人故事……

1939年冬,李时芳出生在江津县(今江津区)石门场五里坡洞子沟的一个贫困农户家中。1958年底,19岁的他应征入伍,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,不久还在部队入了党。

在1959年的西藏纳木湖平叛战役中,李时芳作为班长,指挥全班战士英勇泅水抢渡、阻击敌人,掩护主力作战。在一次战斗中,李时芳怀着舍生取义的牺牲精神,炸毁了敌人的暗堡,为胜利赢得了时机。他身负重伤,昏迷十多天后才在兰州军区医院苏醒过来。

李时芳成了活着的战斗英雄,荣立营、团两级的二等功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《解放军报》以及军区战报、连队的黑板报都在宣传他的英勇事迹。他还到军区所属各部队巡回作报告,各师团营连号召全体战士向他学习。每天,他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。

李时芳立功受奖的喜讯传到家乡,县和区公所以及公社干部敲锣打鼓来到他家祝贺。县人武部和妇联、团委等,还向全县发出向李时芳同志学习的倡议!

1964年,李时芳退伍回到老家江津县石门乡。当地人武部、妇联等部门组织队伍,欢迎英雄归来。

“革命战士是块砖,哪里需要哪里搬。”回乡后的李时芳先是当生产队社员、

生产队饲养员,后又被安排到社队企业担任炊事员、会计等,最后任公社邮政所投递员。他干一行、爱一行,年年都被评为先进。

李时芳应邀举行巡回作战英雄事迹报告会,全县人民都知道了他的事迹。石门区公所所管辖的7个公社的机关,他都去作过报告,多所学校也请他去讲过战斗的故事,他还出任少先队校外辅导员。在乡里村上,他坚持修桥补路做好事,被群众称为“李雷锋”……

1971年6月的一天上午,李时芳去白沙办事,不想发生了意外。当时,他下了渡船,走着走着,突然晕倒在地,生命垂危。过江的人多,大伙一看,这不是战斗英雄李时芳吗?于是有人立即报告给了石门公社。

公社领导非常重视,他们明白如果不及救治,这位战斗英雄可能会有生命危险。快速赶来大队赤脚医生表示无能为力,建议立即送往最近的永川县人民医院(今永川区人民医院),否则……但这里离永川县城几十公里,又没有汽车,怎么送去呢?

公社领导灵机一动,与境内成渝铁路线上的平等火



作者(左一)与李时芳(抱奖牌者)及其家人

新编组、重启调度,命令马上就要通过平等火车站的一列零担车在此“刹”一脚,将这位特殊的病员送到永川。

于是,一列飞驰而来的零担火车在平等火车站“刹”了一脚,将英雄李时芳载到了永川。此时,医院的医务人员早已在火车站等候。

英雄得到了及时救治。“幸亏赶得及时,不然就没法治了……”事后,主治医师回忆这时,依旧心有余悸。

车站取得联系,希望用火车将重病的英雄送到永川县人民医院。这可难住了火车站,因为这一时段没有客车经过,只有零担列车停靠。“一个战斗英雄,没有牺牲在战场上,如果死在人民铁路上的火车站旁,这个责任就大了!”火车站站长听了公社干部的话,感到事态严重,急忙用电话向上级报告。上级研究后,决定打破常规,重

夜读时光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伟

连日的梅雨,不敢出门,我拿出女儿书包里的绘本,与两个女儿一起阅读,难得惬意。家里的共读时光断断续续,每次共读都是小女儿的绘本。而我自己静下心来夜读,已是好久前的事了。

1

还记得许多年前在荣昌区河包镇、石柱县龙潭乡的日子,那一个个看似孤独的夜晚,却总有一两个温暖的故事伴我入眠。

2011年7月,我提前奔赴荣昌区河包镇熟悉工作。这所民办学校坐落在孤零零的田野间,四处田垄纵横,与村落相邻,鸡犬相闻。因离家较远,我放弃返乡,一个人一头扎进偌大的学校。河包的夏日着实炽热,可我硬是在没空调和风扇的学生宿舍里,待了足足一两个月。没水喝,我就接自来水喝;吃饭就同修建学校的工人一起啃馒头。实在扛不住了,就走路到几公里外的河包镇打牙祭,一顿油荤下去,一下子似乎又铆足了劲,有了精神。在校留守的日子,我就靠着一本本随身携带的书度过。

一年后,我到石柱县东部的龙潭乡任教,也常一个人留守学校。那时我还没成家,父母在外打工,渐渐习惯了一个人生活。在龙潭时,要比在河包好了很多。夜幕降临,学校所在的山洼一片漆黑,有时静得令人悚然。说是场镇,不如说是一个村庄更恰当。因为不赶集,无论是报纸杂志还是邮件信函都需多次倒腾才能到达。不过,很庆幸学校通了网络,不然我写的那些文字,猴年马月都到不了编辑手上。白天,孩子们都在学校,热热闹闹的还好;可放了学,天一黑,等待就有些煎熬,久盼着邮递员能早些将网上征订的书送到学校。那时,我最喜欢读《人民文学》

《民族文学》《读者》,可书不来就只能苦等着,心里盼着捧书阅读的美好时刻。

“没来!”事与愿违的日子不是一两天,一次次失望让我心里空荡荡的,那滋味不言而喻。既然没书读,就只有抱头睡觉。可怎么睡得着,辗转反侧、不知何时入眠。

后来几天,我也暗自盼着。久没音讯,我也干脆不盼了。可往往在不想不盼时,它却来了!傍晚时分到了还好,可以马上挑灯夜读。要是白天到了,整天都心痒痒的。有时在给学生们上课的间隙,都忍不住翻一翻。一整天就想着书,期盼早点天黑。

2

我吃了晚饭,也不备课了,掩了门。在泛黄的白炽灯下,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阅读。这时候,只有我和书进行“对话”。我小心翼翼地翻开散发着墨香的书页,连目录都不看,直接开始阅读。我摘下眼镜,从一行行开始阅读,生怕漏掉一个字,遇到不识的字就马上翻查字典,然后备注在书边。遇到不懂的就倒回来,多读几遍。每每读到那些绘景抒情的画面,瞬间身临其境。书里勾勒的一个个跌宕起伏的故事,故事中人物的愤怒、喜悦、懊恼……让我的血液开始沸腾,脑子飞速旋转思考。我一句一句地读,一页一页地品,像饥渴的“野犬”遇到满目的美食。

我越读越酣畅,越读越激动。在春风化雨的夜,在蛩鸣蛙唱的夏,我仿佛一次次直面书里的一个个人物。我生于乡村,长在乡村,每每读到那些充满地域特点、乡土气息的作品时,我都会放慢速度,与自己脚下这片土地进行比较,透过字里行间生长的丝藤,慢慢步入别处才有的美。写文章是有技法的,我羡慕却学不来,我怀着虔诚的心一次次阅读那些充满温度、写满美好的大家之作。至今记得马金莲发表在《民族文学》上的那篇《贴着城市的地皮》。这位来自宁夏的少数民族作家,只比我大7岁。可她深厚的文学功底,令我难以望其项背。这篇文章给我的感触很深,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沉浸其中,不断反思。

马金莲说,她自己是“紧贴地面,以深厚情感书写最普通大众的悲欢离合、喜怒

哀乐,聆听新时代大地深处泥土的躁动……”是的!她确实如此践行着。“扎根泥土,聆听大地心跳”“认真虔诚地对待生活赠予的一切考验”……这些暖心而又令人鼓舞的话语,我想表达却苦于写不出。她的这些话,正可勉励那时的我。十五年留守的日子,让我亲历了不少考验。这些考验,在我年少时的抱怨,成人后继而虔诚接受。这些心理的变化和人性的成熟,就这样从一篇篇文章当中获得了情感认同和激励,同时汲取到新的创作灵感和“爬起来继续走”的力量。每每深夜时分,我从一段段真诚滚烫的文字里,看到了生活的美好,看到了一个个人物对生活的炽爱,真切体会到了一位位作者苦心写作、娓娓道来的美好。渐渐地,我用真诚泯灭掉那些不快的记忆,用真诚的心面对他人、面对生活。

3

夜总是经不住熬。一口气读下来,我也忘了时间,不顾双脚的冰寒。有时候不知不觉读到子夜,仍可舍不得放下。回到宿舍,蜷缩在被子里,还要读上一两页。可书到了枕边,常常捧着书就睡着了,入梦后还在书里徜徉。

而今,我也写写文章,但不少技法都是从书里“偷”学来的。就这样,我虽身在一域一村,但一次次夜读给予我的美好,无法描摹;就这样,我品着一篇篇文章,同五湖四海的作家们一起“走过”祖国的山川河流,“看过”异域风情;就这样,一本本从不远千里邮来的书,在那个浮躁的年纪、寂寥的日子里给了我力量和勇气,陪我度过了一个个充实而美好的夜晚,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和脚步。

“最喜花开路,最爱夜读时。”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,我为自己写下这句话。这句话是我这么多年来真实的内心写照,更是我多年夜读的美好验证。现在,我和女儿继续夜读,希望在她们的未来的人生路上有书常伴,有夜读这样惬意而宝贵的时光。

一颗虔诚的心顺着句子夜读,贴着大地,似在山川河流、车水马龙之间穿梭、聆听,这种真切的体验和美好是目所不及、字不能表的!

